
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# 英国病人

[加拿大] 迈克尔·翁达杰 著 丁骏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英国病人

[加拿大] 迈克尔·翁达杰 著 丁骏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国病人/(加)翁达杰著;丁骏译. —上海:  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  
(企鹅经典丛书)  
ISBN 978-7-5321-5738-9

I. ①英… II. ①翁… ②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加  
拿大-现代 IV. ①I711.4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4320 号

Michael Ondaatje  
**The English Patient**

---

Copyright © 1992 by Michael Ondaatje  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 
Group,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 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 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 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、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 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169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  
责任编辑: 望 越  
特约策划: 彭 伦 仲召明  
封面设计: 索 迪

### 英国病人

[加] 迈克尔·翁达杰 著  
丁 骏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 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239,000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38-9/I·4574 定价:35.00元

## 企鹅经典丛书

### 出版说明

这套中文简体字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（Penguin Books）的一个合作项目，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“企鹅”商标作为丛书标识，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。“企鹅经典”凡一千三百多种，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，涵盖英、法、西、俄、德、意、阿拉伯、希伯来等多个语种。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，但正如古人所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由艾伦·莱恩（Allen Lane）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，最初起步于英伦，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，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。一九四六年以前，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，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。二战后，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所打破。它用现代英语书写，既通俗又吸引人，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。“高品质、平民化”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，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

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。在这套经典丛书中，第一种就是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，可谓高瞻远瞩，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。

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，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，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，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。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，传播者（出版者）、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，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。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，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，进入了大众视野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。在现代社会，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，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，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，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。

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，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，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。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。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，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，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。换成更理性的说法，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，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。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，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，加以制

衡，需要一种文化救赎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打开一本经典，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。

中文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：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，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；其次，采用优质的译本，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；另外，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，以及必要的注释，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。总之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，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。

关于经典，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“‘经典’的另一层意思是：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。”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，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，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一月

纪念斯基普·狄金森和玛丽·狄金森

献给昆丁和格里芬

以及路易丝·丹尼斯，并致谢意

“在座各位中的大多数，一定都还记得大吉勒夫的那场悲剧，先是杰弗里·克里夫顿死亡，接着是他的妻子凯瑟琳·克里夫顿失踪，发生于一九三九年寻找扎苏拉绿洲的探险行动。

“今晚会议开场前，我不得不满怀沉痛地提及这些悲剧事件。

“今晚的讲座……”

——摘自皇家地理学会一九四〇年代某一年十一月伦敦会议记录



## 目 录

一 别墅	1
二 废墟边缘	21
三 时而为火	57
四 开罗南部，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年	117
五 凯瑟琳	133
六 埋藏的飞机	145
七 原地拆除	165
八 圣林	185
九 “泳者之洞”	205
十 八月	239
致 谢	275
导 读	277

一

# 別墅



她停下手中的活，在花园里站起身，望向远处。觉察到某种变化，是气候的变化。起风了，不一样的风，空气中一阵咔嚓咔嚓的晃荡声，高高的柏树在摇晃。转过身，她往山上的屋子走去，翻过一堵矮墙，赤裸的臂膀上感觉到几滴最先落下的雨滴。她穿过凉廊，疾步走进屋子。

经过厨房她没有停下，径自爬上黑暗中的楼梯，然后沿着长长的大厅继续往前，大厅的尽头是一小方灯光，从一扇打开的门里透出来。

她走进房间，这里也是一个花园——墙壁和天花板上满是图绘的大树和藤蔓。那人躺在床上，微风轻拂着他裸露的身体，她进屋的时候，他慢慢地向她转过头去。

每四天她给他黑色的身体洗一次澡。先从已经没有形状的脚开始。她把毛巾弄湿，举在他脚踝的上方，然后拧出水滴在他身上，听到他轻声咕哝，她便抬起头，看见他的微笑。胫部上方的烧伤最严重。深过绛紫色。骨头。

她照顾他有几个月了，对他的身体非常熟悉，沉睡的阴茎像只海马，臀部又瘦又紧。基督的髌骨，她这样想。他是她绝望的圣人。他仰面平躺着，没枕头，看着画在天花板上的大片绿叶，树枝组成的华盖，在那之上，蓝色的天空。

他胸口的烧伤略好些，可以碰，她就把炉甘石一条一条地倒在他胸口。她喜欢最后一根肋骨下面的凹陷，犹如皮肤的悬崖。握住他的肩膀，她对着他的脖子轻轻吹凉气，他嘟哝起来。

说什么？她回过神来，问。

他那深色的脸转向她，一对灰色的眼睛。她把手插进口袋里。用牙把李子的皮剥了，去掉核，然后把果肉放进他嘴里。

他又低语起来，把年轻护士那颗倾听的心拽到自己身边，拽向他思绪所系的任何地方，拽入那口他一再纵身跃入的记忆之井，在他死前的几个月里。

有些故事，由那人在房间里缓缓道来，会一层一层地往下滑，像老鹰滑翔。他醒过来，围裹他的是画里棚架上四溢的鲜花，还有大树的枝干。他记起了野餐，记起一个女人，她亲吻过他身体的这里、那里，现在这些地方都已经烧成了茄子的颜色。

我在沙漠里过了几个星期，忘了看看月亮，他说，就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好几天没去看妻子的脸。这些不是疏忽之罪，而是人定的前兆。

他的目光锁住年轻女人的脸。如果她转动头，他的目光也会跟着她转移到墙上。她身子往前倾。你是怎么烧伤的？

那是一个傍晚。他手里捏着床单，用手指背轻轻地抚摸着。

我燃烧着坠入沙漠。

他们发现了我，用枝条给我做了艘船，拖着我横穿沙漠。我们是在沙海<sup>①</sup>里，不时经过干涸的河床。游牧部落的人，跟你说吧。贝都因人<sup>②</sup>。我向下飞，连沙漠都着火了。他们看到我赤身裸体地从火中站起来。头上的皮帽盔吐着火舌。他们把我捆进一个摇篮，一艘运尸船。脚步轰鸣，是他们在架着我奔跑。我打破了沙漠的枯乏。

---

① 沙海即“大沙海”，是埃及西部与利比亚东部之间的北非沙漠地区。

② 贝都因人：在阿拉伯半岛、叙利亚和北非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。

贝都因人知道火。他们知道飞机，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后天上总在往下掉飞机。他们的一些工具和器皿是用失事飞机和坦克的金属做的。这是天堂燃起战火的时代。他们能听出一架受损飞机发出的低鸣，他们知道如何在机身的残骸中穿梭自如。驾驶座上的一颗小螺栓成了首饰。我可能是第一个活着从一部燃烧的机器里站起来的人。一个头上着火的人。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。我不知道他们的部落。

你是谁？

我不知道。你问起来没完。

你说你是英国人。

晚上的时候他从来不会累到想睡觉。她念书给他听，念能在楼下藏书室里找到的任何一本书。摇曳的烛光印在书页上，印在年轻护士念着书的脸上，在这样的时刻，几乎看不到装饰墙壁的树影和远景。他倾听着，像喝水般咽下她吐出的每个字。

如果天冷，她就小心地挪到床上，在他身边躺下。哪怕是一丁点的分量，他也会痛，甚至是她纤细的手腕。

有时候凌晨两点他都没睡着，在黑暗中睁着双眼。

他能在看见绿洲前嗅到它们的存在。空气中的液体。窸窣窸窣的声音。棕榈树和马笼头。马口铁罐子的撞击声，只有装满水，声音才会那么低沉。

他们把油倒在大片大片的软布上，然后放在他身上，如同油的洗礼。

他能感觉到身边总有一位沉默的男子，感觉到他呼气的气味，每过二十四小时，每到黄昏，他会弯下腰打开包裹他的软布，在黑暗中检查他的皮肤。

解开布，他又是那个赤身裸体的人，身边是燃烧的飞行器。他们把一层层灰色的毛毡铺在他身上。是哪一个伟大的民族发现他的？他心里

想。这么软这么软的枣子，被他身边的这个男人嚼碎了，从那张嘴吐出来又进入他的嘴里，这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？这样的时刻，跟这些人在一起，他想不起来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说不定他原本就是他自己在空中与之战斗过的敌人。

后来，在比萨的医院里，他觉得自己看到了那张脸，曾经每个晚上来到他身边的那张脸，把枣子嚼烂弄软然后放进他嘴里的那张脸。

那些晚上没有颜色。没有语言，也没有歌声。只要是他醒着的时候，贝都因人个个默不作声。他躺在圣坛般的吊床上，在他虚荣的想象中，成百上千的贝都因人围绕着他，当初发现他、并把那顶如头顶鹿角般的火焰帽从他头上拔下来的也许只有两个人。对于这两个人，他的了解仅限于他们唾液的味道，伴随枣子一起进入他嘴巴的唾液，或许还有他们双脚飞奔的声响。

她坐着看书，书上是颤动的光。她会偶尔瞥一眼别墅的长廊，别墅曾被征用作战地医院，她曾和其他护士住在那里，直到她们一个个逐渐转走，战争在向北移，几乎已经结束。

生命中的这一段时光，她住在自己的密室里，书是唯一的门。书是她一半的世界。夜晚坐在床头柜前，弓着背，她读着一个男孩在印度的故事，男孩学习记住放在托盘里的各式各样的珠宝和物什，都是师傅们丢下的——有人教他方言有人教他记忆术有人教他如何躲避催眠大法。

书躺在她的膝盖上。她意识到自己盯着书页上渗湿的地方已经不止五分钟了，有人把第十七页的边角折起来作记号。她伸手抚平书页。脑子里一阵疾走声，像天花板上的一只老鼠，像夜晚窗户上的一只飞蛾。她看向大厅，虽然那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圣吉罗拉莫别墅里一个人都没有，除了英国病人和她自己。房子后面被炸平的果园种了蔬菜，够他们两个吃的，隔三岔五会有一个人从镇上来，她就拿肥皂、床单以及战地

医院里剩下的随便什么东西跟那人交换其他一些必需品。豆子、肉之类的。那人给她留了两瓶葡萄酒，每天晚上她躺在英国人身边，等他睡着之后，她就会起来像模像样地给自己斟上一小杯，端到床头柜上，柜子就放在关了四分之三的房门外面，然后就慢慢地一边看着什么书，一边一口口把酒啜完。

给英国人念的书，他听得认真也好，不认真也好，情节都是断裂的，就像被暴风雨卷走的一段段公路，故事东缺一块，西缺一块，仿佛蝗虫把挂毯的哪一片吃了去，仿佛被炸弹震松了的灰泥夜间从一幅壁画上落了下来。

她和英国人现在住的这幢别墅就是这个样子。有几个房间不能进人，因为满是碎石。楼下的藏书室里，月光和雨水可以透过一个弹坑一泻而入——角落里有一张永远湿透的扶手椅。

她并不在乎英国人对情节断裂的感受。不念的那些章节，她也不会简单概括。她只是拿出书来，然后说“九十六页”，或者“一百一十一页”。这就是唯一的定位线索。他把他的两只手举到自己面前，闻了闻——还是病人的味道。

你的手变粗糙了，他说。

野草，大鳍蓟，一个劲儿地挖。

小心点。我警告过你那很危险。

我知道。

然后她就开始读书。

她的父亲跟她说过手的故事。那是关于狗的爪子的故事。只要她父亲一个人跟一条狗待在屋子里，他就会俯身去闻狗爪子下面的皮肤。就好像刚喝了一口白兰地，是世界上最棒的味道！这是一束鲜花！这是来自旅途的伟大流言！她会假装恶心，但是狗的爪子确实是个奇迹：它的味道从来不会让人想起污泥。是教堂！她的父亲说，这个嘛是花园，那是草场，穿过一片仙客来——爪子上汇集了那只动物在一天里经过的所



有道路的痕迹。

天花板上一阵像是老鼠疾走的声音，她再次停下读手中的书，抬头去看。

他们把敷裹他脸的那层草药取了下来。是在日食的那一天。他们一直在等待日食。他身在何处？这个知道预言天气和光的文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文明？艾哈迈尔，或者阿比阿德，因为他们肯定是西北沙漠部落中的一支。是他们接住了从天而降的人，又是他们用绿洲上的芦苇织成面具盖在他的脸上。草是他的盾形纹章。邱园<sup>①</sup>是全世界他最喜欢的花园，那么细腻而又斑斓的色彩，就像山上一层层的山灰。

他凝视日食之下的风景。他们已经教会了他如何抬起双臂，从宇宙中攫取力量注入自己的身体，沙漠就是这样把飞机从天上拉下来的。他躺在一顶用毛毡和树枝做的轿子里。太阳被遮蔽后的半黑暗中，他看到火烈鸟移动的血管掠过他的视野。

他的肌肤总能感觉到油膏，不是油膏便是黑暗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听到高处空中似乎有风铃声，良久，声音停了，他也睡着了，带着对声音的饥渴，那仿佛从鸟的喉咙中发出的渐缓的声音，也许是火烈鸟，也可能是一只沙漠狐狸，被哪个男人装在他斗篷上一只半开着的口袋里。

第二天，他又零星听到那种玻璃质地的声音，当时他躺着，身体又被裹上了布。黑暗中传来的声响。黄昏时，毡布被取走，他看到一个男人的脑袋，架在一张桌子上，正在向他靠拢，然后他意识到这个人带了一副轭枷，上面用不同长度的线和金属丝挂了几百只小瓶子。他的身体仿佛是一张玻璃帷幕的一部分，包裹在其中向前移动。

此人的模样很像他念小学时临摹的很多天使长的形象，他从来没

---

<sup>①</sup> 邱园：英国皇家植物园，位于伦敦西南部的泰晤士河段南岸。